



神很愛我，神更愛我們每一個，不只你和我，更是很多的「他」。我們不屬於這個世界，但我愛這個世界和當中的每一個人。單純地希望世界每一個人都能有快樂並有尊嚴地活著。單單因為神真的愛我們每一個。在我短短的二十多年，我已收到了無數的祝福和恩典。我只能說我很幸運，但這份幸運卻令我可以祝福更多的人。

在父親離世前突然被邀請在學校分享自己的名字。我的名字是鮑諾禧。意思是神允諾禧年。出自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至十九節：

「主的靈在我身上，因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；差遣我報告：被擄的得釋放，瞎眼的得看見，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，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。」

在一所非基督教學校分享聖經卻也是第一次，據我所知那次是第一次有學生做這事，也是最後一次。天父的帶領真的很奇妙。第一次知道自己名字的出處和意思，但當時的我並不明白。

由於中五成績不理想，我在浸會大學副學士繼續我的學習。機緣巧合下我進入了社會應用學系。因而有機會認識這個世界更多。接觸一些平常不會接觸的群體。綜緩人士，賭徒，無家者，建築工人，同性戀者，性工作者.....等，在課堂內我們都稱他們為弱勢群體。在平常的社會觀，我們認為他們是自取其咎，或是因為他們不夠努力自食其果才在今天。但在課堂上，我們更清楚知道個人因素並不是他們處於這個光景的全幅圖畫。環境因素也應該成為我們了解他們的其中一個重要的環節。當我們指摘為綜緩人士是社會的蛀米蟲，

我們並不去了解一個貧窮家庭找工作同時要照顧家庭的無力感；當我們認為援交少女敗壞道德風氣時，我們並不去了解一些他們怎樣受當代拜金文化的影響；當我們頭頂著光環指責他們有罪的同時，我們並不反省自己的罪。我不是要說環境具決定性的因素，但在指摘他們前請先了解他們的生活。在工業傷亡權益會實習時，我看到的是更多「真相」：工人在受傷後被拖欠賠償；公正行用惡劣的手法減少賠償；外判商迫不識字的工人簽不公平的合約.....

正正是失去父親的痛楚幫助我同情別人，也使我更主動地減輕存在於環境裡各種不必要痛苦的起因。在看到更多的不公平，不公義，我不能沉默。只有積極地參與社會運動才能稍微解決我心中對環境因素的疑惑。

我不斷地問，究竟基督徒都在做甚麼？他們比我這個初入世的黃毛小子都了解這些事，但他們都不行動。我很憤怒，甚至有一段時間我極度討厭基督徒。那時我祈禱，只希望自己有能力的去勸服其他基督徒參與改變社會的運動，因為基督徒在社會的力量是這麼大。我看自己的名字只看到第一部份。「.....主的靈在我身上，因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；差遣我報告：被擄的得釋放，瞎眼的得看見，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.....」曾經我認為叫壓制的得自由，被擄的得釋放便是最重要，所有在地上的政權、資本家都要釋放被奴役的人們。可惜每一次社會運動卻帶來更多的空虛，一群又一群我們該守護的群體我們都不能守護。社會運動更變成只喚起媒體關注的短暫運動。極度失望下，我到了加拿大讀社會學。我遇到夢寐以求的老師，一個馬克思主義者。在加拿大的兩年我學到了很多社會學和哲學，但這真的能幫助這個世界？我再次問，這便是我一生的方向了嗎？沒有完成學位，我又回到了香港。

再回去探訪一些無家者，一些被欺壓的人，我依然心痛，也依然無力。記得參與探訪一個板間房家庭，他們環境的惡劣令人感到心痛，但心靈也同樣缺乏。那兩年的社會學在現實中只是一個象牙塔，一點用也沒用。我想告訴他們人間有希望，但我不能；我想告訴他們耶穌愛他們，但我也不能。他們需要的，不只是社會學理論，他們更需要耶穌。當我再次回看自己的生命，自己的名字，更是回到神那裡去。

神允諾禧年。

我要去，使萬民作天父的門徒。唯有整全的福音，唯有在天父手裡，我們才能改變也為世界帶來改變。我很愛這些不同的人，特別是貧乏的人，但每當我想向他們傳講一個希望，我總是感到無力。更無力的是每當在教會內看到對世事漠不關心的人，我總是感到心痛。我的召命便是我的名字。召命並不是一個特別時刻，卻是一個一開始便賜予的使命。我被召站在眾貧窮人中，作奴僕的服侍。我確信只有在天父的福音下他們才能得釋放，天父的話語裡得安慰。而我，很慶幸能參與這計劃。